

苏州河边钓鱼 爷叔之意不在鱼

据说男人的终极归宿是钓鱼。

网上有从心理学、财经、妻子视角,进行的各种分析。在上海,这种爱好更为显眼,因为不用跑到郊区,就有一条苏州河。

分散在苏州河各种弯头,拿着一根杆,或站或坐一天的上海爷叔,究竟钓的是什么?

去年11月和今年5月,我们去围观搭讪了一下。

一

沿着苏州河边漫步,不时就能看到爷叔钓鱼的身影。尤其是在普陀光复西路的河边,几乎走几步就有一位男性在钓鱼。

他们通常掩映在树丛中,找一块空地,一把椅子,如老僧入定般坐上几个小时。

5月的某个工作日下午4点多,三位蓝色系 ootd (今日穿搭)的爷叔并列站在光复西路、镇坪路的桥河夹角处。夹角很局促,只容一人通过。

当你疑惑于,这个人定的动作是不是很无聊时,爷叔会告诉你,他们就是来打发无聊的——面对漫长的人生下半场,总是需要找到一个兴趣爱好。

王强(化名)此时站在苏州河边,一边往鱼钩挂上鱼料,一边慢悠悠做出了哲学家式的发言:“辰光对每个人公平的。对阿拉来讲,(钓鱼)就是用辰光。用不脱,蛮麻烦的。”

“寻点事体,消磨辰光。否则待在家里,一直打瞌睡。”站在夹角最靠里的爷叔戴勇(化名),用大白话表达了同样的意思:“蹲在屋里,要变老年痴呆的。”

戴勇戴副眼镜,手腕上一根金手链,身材瘦削,他是三人中的“老法师”。他说自己在此地“啥物事都钓到过”,“甲鱼、黄鳝、河鲫鱼、鲈鱼、桂鱼……”还有——“金鱼”。

“你信不信?我家就在地铁站旁边,你们可以走过去看,一只鱼缸放在门口,养在里面的金鱼就是我钓上来的。”

同伴来验证他所言非虚,“格师傅(钓到过)27斤多一点(的鱼)。”

戴勇挥挥手,表示不值一提,他接着发表了凡尔赛式的发言:“钓得着,也吃力的。钓得着是一歇一条,一歇一条,烦也烦死了。”

按照他的说法,当渔汛来临时,在苏州河钓鱼的全套动作就像上了64倍速。

“我有天在此地,一个多钟头钓六十几条。依讲格频率多少高。放下去(鱼)就吃,放下去就吃,都是河鲫鱼。”

在苏州河边上,很容易能区分出上海爷叔钓鱼者和真正的钓鱼者。爷叔钓鱼自有一种云淡风轻感,他们在乎的是过程,而不是结果。

钓得多,高手爷叔反而有甜蜜的烦恼,“鱼从来不要的,啥人要么,啥人拿回去。有辰光送给隔壁邻居,伊讲过‘钓到鱼给我两条’。”

“阿拉就是消磨辰光。”戴勇再次强调了钓鱼的终极目的。

之前像哲学家一样说“要用脱辰光”的王强,全程佛系。

“阿拉来喂鱼,不是钓鱼。拿点饵料给伊拉吃吃。”

在我们相处的近一个小时中,王强一直在重复着一套动作:给鱼钩上饵料——饵料在河中融化——继续给鱼钩上饵料。

这一天风有点大,大家几乎都没有收获,但一点都不影响爷叔们的心情。毕竟醉翁之意不在酒,最主要是有机的消磨时间。

“阿拉都70几岁了,出来白相相不是蛮开心的。”站在中间的容邢春(化名)说道。

下午5点一过,容邢春(化名)像下班打卡一样,开始收摊。“好,今朝结束。孙子要回来了。准备回去,烧夜饭。”他把渔网里当天钓到的两条小鱼,倒回了苏州河。

“今朝瘾头过好了。”十分钟后,戴勇也收摊了。

王强不受影响,他继续重复着西西弗式的动作,“我今天任务就是把这一团饵料用掉。”



二

在我们过往很多关于爷叔的选题中,不管他们是在法师桥拍照、吹萨克斯、公园里撸铁,还是马路边遛小狗,其实都是在解答一道人生难题——要怎么打发这看似无限,但其实却也很有限的时间?

而当解题思路变成钓鱼时,爷叔们就很是得意地表示,这题解得相当漂亮。

首先是对标爷叔爱好鄙视链底端的搓麻将,那优势绝对甩出了几条横马路。“搓麻将要吵相骂,房间里还乌烟瘴气。哪像这里,空气多好啊。”

其次,作为打发漫长退休时光的爱好,钓鱼的固定投入少,不像玩摄影,要“穷三代”。

王强的鱼竿是退休后买的,88元,“已经钓了要十年了,一包鱼饵10块钱左右,可以钓两个星期,多开心啊”。

我们去年11月在苏州河老闸北段碰到的老印更夸张,他的鱼竿是1980年代买的,当时算是笔巨款,要100多元,但用了近40年,早就用出本来了。

而对爷叔们来说,选择钓鱼作为爱好的最大原因是,对身体好。

王强用“吹吹风、晒晒太阳”形容他每天在普陀苏州河边的钓鱼行为,并且认为“这项运动的人寿很长”。

有闸北苏州河钓鱼的爷叔觉得钓鱼治疗失眠。“钓鱼最开心的是没有烦恼,不钓鱼睡不着觉,一钓鱼上床5分钟睡着了。”

钓鱼爷叔对这项爱好的诸多功效都有话说,诸如空气好、对眼睛好、解失眠、修身养性。

毕竟在他们看来,这是一项体育局都公认的体育运动,上海市体育局还举办钓鱼大赛呢。戴勇就曾参加过比赛,拿到了不错的名次。

而对老印来说,“对身体好”这四个字有着更为深刻的意义。

“依猜,看我面色,依猜我几岁。”11月份的海,西北风起,天已经冷了。但老印和他的同伴不畏严寒般地在苏州河边钓足了一下午。

“我现在是半个脑子在和你说话。”

老印说起了他64年人生中的一件大事:2007年,他骑着助动车在人民广场附近撞上了一辆汽车,人甩出去十多米,半个脑袋都瘪了进去。

身体慢慢恢复之后,他就重拾了年轻时的爱好。“坐在河边看看,透透气,静心。鱼不上来就看着鱼竿,上来的时候就不想别的。否则坐在家里看电视东想西想,脑子不好了,还不知道想什么东西。”他自嘲道。

老印说自己是一个心急的人,那次车祸和自己心急的性格大有关系,钓鱼让他养性多年,已经好了很多,但还是改不了一吃鱼就要心急卡刺的毛病。所以他钓上来的鱼都送给朋友了,自己不要吃。

经历过生死的他说道:“钓得到钓不到无所谓,(钓鱼本身)是一种乐趣。人要活得轻松,不要太紧张,不要一直盯着鱼竿,一定要怎么样。”

老印的同伴老赵(化名)已经70多岁了,他非常赞同老印的话。“钓鱼把伊身体钓好了。”

老赵觉得钓鱼是看着远处,对眼睛好。他补充道:“待在家里就很闭塞,老是看电视或手机,看乌克兰打仗,把眼睛都看坏了。”

三

爷叔们用富含哲理的语言回答了“为什么是钓鱼”这个问题,而接下去要回答的是,为什么是苏州河?

苏州河早就不是以前的苏州河了,爷叔都会说,以前苏州河是臭的、黑的、有柴油味。但现在经过了多年的治理,河道环境变得很好,爷叔们钓鱼也是一种享受。

当然,水清沙幼的河流有千万条,其实,钓鱼爷叔们的脚步也曾奔向过诗和远方。

老赵说1990年代常去江苏钓鱼,“组织者很热心,只要15块钱。一个礼拜去一趟,早上出去的时候心情很好,很兴奋。”

但现在,他的钓鱼活动圈就在离家不远的苏州河,因为“娃娃在家,每天要烧5、6个人的饭,买汰烧我包下来了。”

这一天,他可以钓到下午5点回家,因为菜中午就烧好了。“今天就两个人吃饭,烧了水芹,水笋烧肉,买了几只大闸蟹,毛蟹年糕。”

平时,为了让孩子爱上吃饭,他动足脑筋,“孩子不爱吃肉,就给他弄小肉圆、油面筋塞肉。虾、鸡汤,常常要有,还要炸猪排。”

这实在是上海特色。爷叔们出来“浪”的时间都是用做家务换来的。玩物不丧志,是爷叔们的自律。

前面说到的5点准点“下班”的普陀容邢春,介绍了自己“打两份工”的自觉:“阿拉早上事体都做好了,地板擦好,菜买好,样样弄好。”

“依相信伐?屋里所有家务,基本上都是我做的。早上起来买小菜,菜烧好弄好,屋里再擦好弄好,老太婆吃好出去白相,我出来钓鱼。”

为了进一步证明自己是做家务的,容邢春把当天中午炒的小菜都报了出来:“红烧带鱼、酱鸭、香葱炒炒蘑菇、鸡毛菜蘑菇蛋汤,清爽伐?”

要承包家务,要带第三代,要管好一家老小的饭菜,对承担了家庭重任的上海爷叔来说,苏州河有明显的地理优势。

脚踏脚踏车,或是开小助动,没多少时间就能站到河边,支棱起钓鱼这项事业了,让爷叔们完美地平衡好家庭和爱好之间的关系。

平衡这件事可太重要了。只有平衡好了,爷叔们才能在面对“家里老伴反对你们钓鱼吗”这个问题时,非常有底气地反问:“阿拉不做事体哒?”

又或者,用diss法:“为啥要反对?搓麻将就好好啦?还吵相骂咪。”

文/晨报记者 顾 肇 姜天涯
图/晨报记者 姜天涯 姚祖鸿 画图/二 黑

